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廉六

李昌傳 鄭清之贊

乘威迫脅

傳曰王文正當國天禧初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弊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弊公亦無他語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大抵致君澤民自當如此今也居上位而不卹州縣作州縣而不卹小民即迫脅也昔宋宣公綬判三司朝廷有旨盡放天下逋欠稽期不報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論例乞委監司責近限數實由是獲實放者凡數百萬釋械繫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欽若判理欠憑由司建言乞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餘萬釋械禁者三千餘人陳侍郎布亮當三司戶部時蔡州糶鹽歲久澹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課如初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論例悉還所籍歲蠲虛額三十餘萬此皆有其位者無其威乎其所以爾者不欲重困

民力也乘威迫脅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請悉陳之庶晚輩皆知寬

卹國初王贇方奉使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公至悉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擅減公曰今兩浙已為王民其可復循

偽國之法畝稅一斗自贇方始王拱辰請

推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舊法犯者皆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獲弛今若復議即再摧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為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則知潭州馬氏

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輸絹耕牛每歲輸米四

斗牛死亦輸謂之枯骨稅公至一切除之陳世卿知廣州廣有計口買鹽之害公至

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

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蓋前守邵

曄鑿內險以治舟民免颶風之害故也嗚呼與其乘威迫脅而民怨神怒孰若寬卹

而萬口稱讚乎不聞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之說乎

贊曰

強齊之威 存衛却狄 夾谷之威 三軍辟易 相如一怒 秦王是叱

解紛救患 斯謂有力 暴物殄民 豺虎不食

變暴殺傷

傳曰按持地經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入

三惡及生人中得五種報一者以苦惱眾生故一捨煖觸即墮地獄受諸苦惱二者

以無慈惻行乖人故地獄罪畢又當墮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貪著滋味故畜生

罪畢又當墮入餓鬼日困饑渴四者以斷人命故餓鬼罪畢雖得人身多是短命五

者以殺害時使彼眾生眾苦競集故不獨短命又復多病佛語如是豈不愆乎惜其

不知人之與畜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詩自觀我今有病肯遠死乎不免求醫問卜

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禱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

既貪生彼不貪乎昔張道義好獵其父

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掣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純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

恍惚如狂蓋將平日獵具焚之築一庵於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東墳今為汝殺一曰吾為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為鷹搗損吾一耳力竄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卒劉翔亦好獵每遇與發寒暑不廢前後傷殺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蠶而黑隱隱在皮肉間

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體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則闐然引頭如欲食狀稍久左右留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我坐平生殺傷物命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

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然則縱暴殺傷是可為乎天抵殺為十業之先其可縱暴

贊曰

刑以止辟 兵以禦變 哀於決獄

喪禮處戰 殺非得已 於此可見

仁民愛物 寧別貴賤 殘賊之夫

獸心人面

無故剪裁

傳曰按道藏絲帛珍寶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女三星布帛製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星然則無故剪裁是可為乎不聞蠶本馬鳴化身為之之說乎昔馬鳴大士於往世中曾為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馬其形而無其衣王乃運其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服後其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不已因號馬鳴焉即第十二祖也大抵片衣蠶千金按如佛說身服絲帛尚當還債况復無故剪裁是以漢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嘗出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晉文公衣不重帛子

夏衣若懸鵝季文子無衣帛之妻晏嬰妻不衣帛董威結殘縮為衣號曰百結縲形衣無兼副皆惜福也又不聞無故剪裁身後皆當獲罪乎紹興初郭普州中之女名引鳳者被攝至冥司見無數罪人有一婦人姓趙名十二緝在廊下前列數堆物帛皆片碎端疋及新舊無數衣服引鳳問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綺羅耗剪端疋奉命一一補綻復令成匹乃得釋去趙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數日憑語女使來喜曰我平生耗費縲帛履屨之物及洗頭灑足分外使水陰司罪我日加捶撻苦不可言幸為我達此意於士周舉家聞之不勝感愴然則無故剪裁謂為無罪可乎况治容誨淫獲罪尤重其可不戒

贊曰

雲沾春滿 紅女宵興 毫忽所積
丈疋乃成 塲屋被縲 與臺衣輕
執念墮指 寒機不停 母請公孫
布被鈞名

非禮事

傳曰世固有報魚作輪而取其紅者亦有
積蠶以措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論
入三惡其速如箭固無足論夫豈悟物皆
有知與我初無異乎人知愛親如鄧芝所
射母珠既顛落與其子急為拔箭塞瘡背
負而去不愛親乎人知愛子如何論所射
母鶴既中腹矣復忍死引箭飼雛乃落不
愛子乎人知敬夫如環王國野象壯既死
與乘此復環守不去必待悉力瘞之乃散
不敬夫乎人知愛妻如章子明所射鴛鴦
既斃其雌者之釜中矣其雄遠見不顧涕
釜投身其中一鳴而絕不愛妻乎人知念
恩如山神所義鸚鵡一聚鸚鵡嘗僑居於
遠山遠山禽獸愛之不致加害既歸遠山
燒發鸚鵡復相率入水瀟翅向空而灑山
神義之立為滅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
劉永錫所畜之犬永錫知千乘縣適有客
至食以饒頭永錫以一與犬客曰犬為人
食古人所議况珍味乎犬不食瞪視而去

其夜伺客睡排門而入客識其意登梁避
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見人吼怒作氣自撲
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戀主如魏大諫所養
之馬當死之日魏視之曰吾賴爾力可謂
多矣爾今有病吾為療治亦已至矣如必
不可可出門外切勿斃於吾前吾不忍也
馬即雙跪前足如辭別狀起而獻款繞出
門即氣絕不戀主乎人知郵孤如昌黎所
記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為乳其
孤不郵孤乎人知從諫如仁善所祝之蜂
僧仁善嘗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為
施者僧往伐之則巨蜂數萬圍集其上匠
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惡業至此吾作佛
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將火汝及期不
見一蜂不從諫乎人知修證如南海五百
蝙蝠穴於枯樹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
下中有一人誦阿毗連磨藏無何火發樹
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貪聽法音不忍捨去
俱斃於火既而受生皆得為人聰明靈利
棄家學道並登聖果其後迦尼色迦與脇

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作毗婆
沙論其五百賢聖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
證乎大抵人之與物本自無異所以異者
福力業力及軀殼耳又不聞不殺之為力
乎昔峽岷摩羅本一國王初最好殺以悔
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適其家產難危急
抱持摩羅求救摩羅曰吾初入道安能救
汝俟歸問佛既歸佛言汝可急回於產母
榻前抗聲稱曰我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
兒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戒兒果誕生
嗚呼此但一稱不殺其於度厄有力如是
然則非理烹宰其於淪溺豈不亦有力乎
贊曰
士苟無故 不殺犬豕 七十食肉
其重如此 賓祭之用 乃不獲已
敢徇口腹 肆情刀七 視彼傷生
其痛猶已
散棄五穀
傳曰天倉五穀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
大抵人以食為天一日不食如飢火何是

以聖人務農重穀天子親耕以勸農春夏
 祈穀于上帝然則五穀可散棄乎昔三川
 飢物斛翔踴民至採山芋野葛以給死者
 無慮十五時王法進以功滿當仙既上升
 矣復為民力請於帝帝曰人處三才之大
 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為易得夫
 天運四時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
 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
 棄五穀獸捨絲麻使農耕之夫紡織之婦
 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禦寒又從而
 不卹其勞曾無愛惜此其所以為神明所
 責天地不祐也近地司獄瀆皆列章上言
 世人獸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昨已勅太
 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使之種作不成漸至
 飢餓以示責罰庶幾少懲其心然旋奉太
 上慈旨以大道好生當先救物比者歲飢
 實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無懺請首原
 之路汝今當為上官侍童入侍天府可暫
 還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實愛農桑不
 敢耗散此亦汝之陰隲也法進稟令而歸

言訖復去劉元真亦得道者也少夢道人
 鳴以一桃遂能辟穀一日於終南道中途
 一貴人訶殿甚盛元真謂曰且以吾民為
 念貴人領之同行者問曰彼何人耶元真
 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
 叔其二吾故為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麥
 敗十二於此益知所謂五穀誠不可輒棄
 散也况人受用各有定數譬如錢千貫
 日用一百則萬日方盡日用一貫則千日
 乃盡與其千日孰若萬日方盡乎昔者豐
 稷尚書每言吾少時親見雪竇以惜福教
 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
 生自言初到陰司主者謂曰君祿未盡異
 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
 事減損雖一杯飯必先減後食但凡奉養
 皆不敢過其後果能致位執政壽逾七十
 然則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州五雲山志
 達大師一日宴坐于普賢殿中俄見一神
 踞膝其前師曰汝為誰乎神曰護戒神也
 師曰吾嘗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師有

何罪然亦有一小過既蒙相問不敢不告
 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所宜
 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其後志逢果
 患胃病十三年嗚呼食餘之物棄之尚爾
 何況其他乎

贊曰

衛士棄食 元宗議形 戲賊生稻
 士行痛懲 以食為命 所繫非輕
 尊之曰天 至敬之稱 圭米粒粟
 珠玉莫勝

勞擾衆生

傳曰邵伯溫初入仕請益於程頤先生先
 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寬
 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噫嘻先生之
 言可謂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
 人身欲樂我不欲樂乎若以安樂自處而
 以勞擾待人真不仁也請以前輩臨民不
 敢少有勞擾一二言之庶幾皆知則效呂
 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
 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有死於役者又

復斥為亡命捕繫妻子公上疏論列以為窮冬水涸民太苦於挽運須稍緩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速遣卒送之良便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之心遂至大用司馬池為光山尉適大內火諸縣調發竹木州縣三日畢輸池以上不產大竹轉市斬黃非三日可至乃別與民立定期限過期者罪之時盛度為太守聞之大怒既而光山輸竹為諸縣之先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社之賦輿就博州置場收受民大困於輦置而河朔斛斛不甚貴公戒民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錢委幕屬覈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招買時斛斛為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尚有數年公悉按等給還民間王濟主龍溪簿時福建諸郡皆科鵲翎以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過酷民大不堪公諭民一面以鵲翎代輸仍急附驛聞奏朝廷從之旁及他郡噫嘻諸君臨民皆能如是彼勞擾者視之得無愧乎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贊曰
 曰逸曰安 羣情所欲 一歲役民
 三日已足 斧斤以時 網罟不數
 山川又寧 鳥獸亨育 庸人擾之
 鳧鶴斷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李日華傳 鄭清之贊 康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傳曰事出無心偶至破之為惡已自不小若為財寶而輒至破之真大惡也請以能為已破家者復歸其產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為有益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由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此久而為豪族所占田主屢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大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其田不獲飢餓侯叔獻為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園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實

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時為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當物為溢水所損估所損價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